

二十子全書

第三十三册

荀子三



荀子卷十一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耶已
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
礪之則虱蠹盤孟刳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
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
不敢撓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荀子 卷十一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
險而盡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
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
樂則脩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
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
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
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
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駢然而雷擊

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畏羸則敖上執拘
則最得間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
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
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
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
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
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
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亾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

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
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
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
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
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
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
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
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
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人君享其成

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
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
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
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耻受賞之
屬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按獨以爲私靡
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
也固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
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
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

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王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豈有之矣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

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安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則女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之夫桀紂聖主之

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

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相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喏天救

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
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
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
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
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
而殉頸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
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
此之謂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

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
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
使說已者使耳今楚父歿焉國舉焉負三王之
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間安欲剗其脛而
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
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
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
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
江南北與胡貊爲隣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

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
津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
苓而據松栢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
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
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
廣大乎舜禹也然則柰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
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叅國政正
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

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
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
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
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
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
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
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國觀
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

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
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
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
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
認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
功名則侔侔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
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
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

則常不勝夫孰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
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
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
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亾故王者敬日霸者
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戒之亡國至亡而後知
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
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
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
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

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惟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

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旣立天功旣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

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
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
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
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
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
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
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
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

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
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
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治
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
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
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
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
地則歿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
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

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匆匆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今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

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

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蓄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

用之辯不急之察素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母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嗟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

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
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
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大
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
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
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
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
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

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亾也
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
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
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
常民陷乃去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
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

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誦而無信則
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
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卷十一

荀子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
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
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
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
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
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

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
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
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
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
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
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
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
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
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

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
之豈特玄之耳哉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
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
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
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
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
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
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
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

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

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天焉以天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耳故天下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歿國亡爲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

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偃巫跂匠大自以爲有知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

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菲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

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

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鄘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

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

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爲勞

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
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
而饋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
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越
席以養安側載畢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
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
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鼠莫

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
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
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
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
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
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爲說
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
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
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

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
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今
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
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羿逢門者天下之善射者
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
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
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
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
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世俗之爲說者
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
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
道而不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
必以有爲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
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
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
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
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爲
實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
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
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
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
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
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
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

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
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
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太古薄
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
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
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
謂也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
以見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
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

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猪彘則援劔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猪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鬪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鬪然則鬪與不鬪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

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而聖王之

荀子 卷十二
分榮辱是也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
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
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
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侵犯分
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
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繲
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
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

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
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
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
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
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
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
矣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
太山也踣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
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子宋子

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
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
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目不
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
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
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
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
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

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
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
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
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
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
爲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十二

荀子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
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
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
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

鼓管磬琴瑟笙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貍越席
牀笱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
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
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
養體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
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
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鞮絲
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
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

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熟知
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
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
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
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
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
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
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

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

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

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
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
稅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
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
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
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
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
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

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
從者亾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
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
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
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
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
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
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

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
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
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
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
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
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
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内外表
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

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
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
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
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
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此之謂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
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
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
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

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娶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

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䟽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

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
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
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
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
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
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
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十日月夕卜宅然後葬
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
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

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
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
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
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
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滅
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
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
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

荀子 卷十三
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哀泣
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
窳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
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
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
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
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
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

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譔笑哭泣諦
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
酒醴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食飲者也卑綰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管
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䟽房椽額
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
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損之類之盡之
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

是禮也非順敦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
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
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
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
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
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
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

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鬢體飯哈象生執也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說
襲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目鬢
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
獨明矣薦器則冠有簠而毋縱壘廡虛而不實
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
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
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

荀子 卷十三 九
而不盡顏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勒而不
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
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顏而不用凡禮事
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
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
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顏象室屋也棺槨其顏象
版蓋斯象拂也無帙絲葛縷翼其顏以象非帷
幃尉也抗折其顏以象撻茨番闕也故喪禮者
無他焉明生死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

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
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
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
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
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
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
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
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

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
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
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
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
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亾其羣足越月踰時則
必反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

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
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
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
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
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其在宇中者莫
不更始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

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
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麻小功
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
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故三年之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
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
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
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

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
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
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
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
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
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
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
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

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憚詭喑僂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矜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相箛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

齊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
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哀
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
然而成文

荀子卷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
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
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
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使其曲直繁省廉肉
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
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
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
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
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
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
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
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

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
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
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
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
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
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
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
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

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
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
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
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
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
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
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
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

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
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
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
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
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
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
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
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

荀子 卷十四
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胄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
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
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
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
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
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
管之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

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
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
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
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
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
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
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箎籥發猛埙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箎籥似星辰日月靴祝拊鼙控檜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

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譁譁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觀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

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
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
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
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
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
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

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
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
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
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
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
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
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

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
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
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
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
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
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
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未喜斯觀而不知關
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
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

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
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
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
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
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
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
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
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

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
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
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
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
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
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
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
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
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

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
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
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
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
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
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

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
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
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
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
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
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
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
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
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

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
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
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
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
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
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
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
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
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

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
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減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
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
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減也
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減害所將受謂之虛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
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
一謂之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
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

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
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
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
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
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
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叅稽治亂而通其度經
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
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
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

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

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
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
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
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
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
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
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

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
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
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中有
人焉其名曰解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
欲接則敗其思蛟虫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
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
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
矣有子惡卧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
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
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
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
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
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
樂此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
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
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

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
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
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
爲啍啍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
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
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
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
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
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

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
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叩視其
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
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
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
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
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

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
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
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
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
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
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
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
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
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効其人嚮是而務

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竒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

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以爲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之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

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
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
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
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
而下化也

荀子卷第十五

書